

阿勒泰的雪 历史的素笺



——杜波



(一)

雪落在苍茫史册上,覆过阿勒泰的山川河流,也覆过草原丝绸之路北道的千年印痕。这里曾是纵马驰骋的疆场,如今却被厚厚的雪被轻轻裹住,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页孤本。李白《塞下曲》里“五月天山雪,无花只有寒”的吟咏,早已道破这片土地的本质——在永恒的白雪面前,所有繁华皆如转瞬微尘。

高原上石人静默伫立,积雪如时光的“袈裟”覆满周身。万物沉寂于雪下,唯有风穿过石人耳畔时,还带着历史的回响。我踏雪而行,脚下“咯吱”作响,空气裹着细冰针刺入肺腑,带来清冽的痛感。四周是膨胀的寂静,仿佛连声音都被雪吸吮殆尽,只余血液潺潺流淌,思绪如雪片在颅内纷扬。偶有枝桠“嘎”地卸积雪,声响如山崩般惊破这绝对的静与白。人,忽而渺小如尘埃,忽而宏大如宇宙。

蓦然想起韩江笔下那深入骨髓的寒意,此刻在阿勒泰有了具象。这雪不是人间的装点,而是肃穆的审判,以无限宽容掩埋生与死的喧嚣。远处几顶毡房如遗落的灰石,炊烟在雪色压迫下纤弱如游丝。毡房内,牛粪火塘泛着暗光,像疲惫却执着跳动的心脏。脸颊高原红的老妈妈递来滚烫的奶茶,那粗粝的手指如老树皮,她以浑浊温良的眼神望向门外无垠雪原,像是能望尽一生光阴。

她的沉默与雪的沉默如此相似,那是接纳命运后的无言坚韧。她的生命恰似阿勒泰的雪,一遍遍落下,掩埋青春、辛劳与无数沉默日夜。春来雪融,滋养出短暂青绿,而后又是漫长的冬季。这冷硬而纯粹的雪,便是他们生命的底色。

(二)

雪落在转场路上,覆过世代迁徙的车辙,也覆过丝绸之路千年的蹄印。一位长者告诉我:“雪知道一切。”他的声音混着风声,“它记得我们从哪里来,要到哪里去。”

我住进他的毡房。夜半,风雪呼啸拍打着羊毛毡壁,老牧人从皮囊中取出珍珠的库布孜——麋鹿形共鸣箱蒙着泛黄的骆驼羔皮,三根马尾弦在炉火映照下闪着微光。他双膝紧夹琴身,左手按弦的指节因常年劳作而变形,右手持马尾弓缓缓拉出,柔美深沉的乐音便穿透了风雪的阻隔。

琴声渐弱时,他轻声唱起古老的《白色的额尔齐斯》。歌声里流淌着河水的波光——那条我国唯一注入北冰洋的河流,曾见证成吉思汗大军休整的壮阔,也倒映过丘处机笔下“金山南面大河流”的秋夜苍茫。此刻,苍凉的旋律仿佛化作河畔芳草,在千年时光里摇曳不息,与岩壁上的狩猎场景层层叠叠地共鸣。

火塘里牛粪爆发出几点火星,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投下跳动的光影:“雪来了又走,草黄了又青,我们跟着牲畜转场,就像候鸟跟着季节。”他的手指向毡房外渐深的夜色,“可现在的年轻人都想去城里生活,也许再过几十年,就没人会唱这些歌了。”

他的话让我想起了敦煌壁画,画师早已作古。文明就像阿勒泰的雪,看似永恒,实则新的覆盖旧的,温柔的覆盖沉重的,最终所有尖锐轮廓都变得模糊。这雪,也下在我的心里。这些年从南到北,许多镜像般的记忆、许多疼痛的过往,不也正被这样一场无声的雪,慢慢地、一层层地覆盖么?起初,你还能看见那些尖锐的轮廓,它们在洁白的表层下,像礁石般提醒你。但雪不停地下,年复一年,那些轮廓终于变得柔和,最终被纳入一片平坦,再无波澜的纯白之下。这究竟是遗忘,还是一种更深刻的铭记?是以冰封的形式,将一切鲜活的生命迹象,都凝固成永恒的标准。

我伸出手,接住几片落雪。它们与我故乡大沁塔拉

的雪一样精致,在手套上起初还保持着精巧的六角形矜持,却很快化作冰冷的水珠,顺着纤维缝隙渗下,只留下深色的湿润印记。这多像一些人与事,曾在生命里短暂停留,留下过清晰美丽的形状,最终却只余下一抹凉意和一片终究会干涸的痕迹。

毡房外,雪还在下——落在转场的车辙上,落在丝绸之路的蹄印上,落在老牧人渐行渐远的歌声里,落在敦煌壁画的色彩间,落在所有被时间风干的记忆表面。雪知道一切,它记得所有来过这里的生命,记得他们从哪里来,要到哪里去。

(三)

阿勒泰的雪,是文明的守望者,也是时空的见证者。它飘落在中原与草原文明的交汇处,轻轻覆盖着千年来所有相遇与别离的痕迹。每一片雪花都像一位沉默的史官,记录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,却又以最温柔的方式将它们封存。

走进阿勒泰地区博物馆,如踏入了一条时光隧道。汉代的云纹瓦当静卧展柜中,釉色温润,云纹流转千年;旁侧匈奴金器上,篆刻的草原动物在灯光下跃动生辉……讲解员轻抚玻璃,声音里带着雪原的肃穆:“这些珍宝多是雪原下发掘——雪是最好的保护者,将历史碎片完好封存,等待后人开启。”我凝视这些文物,仿佛看见它们被新雪覆盖的瞬间:匈奴工匠的锤声渐远,汉代瓦当最后一眼望见的中原炊烟,都被阿勒泰的雪温柔包裹着。雪层如同时光的琥珀,将文明的呼吸凝固成永恒。那些重见天日的碎片,每一道纹路都在诉说——雪记得丝绸之路商队铜铃的余响,记得所有被风沙掩埋的故事。

“你看这瓦当的弧度,这金器的纹样……”讲解员的指尖划过展柜,像在抚摸时间的断面,“在雪下埋藏时,它们可曾知道终将与比肩而立?”玻璃映出我们模糊的倒影,与文物重叠成奇妙的时空叠影。窗外,真实的雪正无声落下,如同千年来未曾停歇的守候。

这些文物让我想起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行者——张骞西行,在茫茫雪原上开辟丝路;法显西行求法,在阿勒泰的寒风中留下足迹;玄奘西行取经,穿越这片土地时,雪地上定有他深深的脚印……如今,他们的脚印已被新雪覆盖,但精神却如阿勒泰的雪,纯净而永恒,穿越时空,仍在激励后人。

在这雪覆之地,文明如一场永不落幕的雪。它不断落下,覆盖旧痕,又孕育新生——就像那世代沿袭的迁徙路线,就像博物馆里雪原下发掘的文物,每一种文明都在此留下独特印记,又被白雪温柔保存。

我走出博物馆,漫步雪地。每一脚下去,都仿佛在触摸历史的脉搏。雪落在肩上,也落在心上。它让我们在寒冷时感知温暖,在迷茫时寻得方向,在孤独时拥有陪伴……雪花飘落,文明交汇。在这雪覆之地,历史与未来交织,传统与现代对话。阿勒泰的雪,不仅是大自然的馈赠,更是文明的见证者,静静诉说着千年故事,等待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。

(四)

河水驮着朝霞的碎金静静流淌,我站在额尔齐斯河畔,白雪覆盖两岸。同样的雪,覆着不同的国度,却映照着相通的天光。这清寂的流淌,令人想起博物馆中那些自雪原下“醒来”的物件——譬如那匹出自汉代匠人之手的金翼飞鸟,它以锤揲与篆刻的技艺熔铸东西意象,仿佛在诉说这片土地从来就不是文明的边缘,而是对话的长廊。

千百年来,这里是小麦东传、黍粟西去的通道,是草原与农耕文明相遇的舞台,而额尔齐斯河,始终默默连接着两岸的息与脉。此刻,雪落无声,覆盖了现世的边界,却覆盖不了泥土之下千年不绝的回响——那是在雪的覆盖下依旧温热的历史血脉,以及从未停止的文明低语。

几个年轻骑手踏雪而来,马蹄溅起的雪沫在朝阳下闪闪发光,宛如历史的碎片在时光中跳跃。他们要去参加赛马会,这是祖辈传统,即便在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严寒中,这项运动依然如火如荼进行着。

“现在的雪没有以前大。”一个骑手说,“小时候,雪能没过马肚子……”气候在变,生活在变,不变的是这片土地上的坚韧与包容。

在阿勒泰,现代建筑与传统毡房比邻而立。雪,平等地覆盖一切,就像历史对文明的包容。这里既有现代文明的活力,又有传统文化的底蕴——就像那世代相传的迁徙路线,就像博物馆里那些从雪原下发掘的文物,每一种文明都在此留下独特印记,又被白雪温柔地保存。

在这雪覆之地,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从未停止——就像年轻的骑手们,既传承祖辈技艺,又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。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寻找着自己的位置,既不忘本,又勇于创新。

(五)

临行的前夜,我躺在暖炕上,窗外正落着似乎永无止境的雪。那声音细细密密,绵长不绝,像春蚕啃食桑叶,又像从很远古年代传来的深沉祝福。我在起伏的雪声里沉入梦境,梦见自己也化作其中一片雪,从不可知的高处轻轻飘落,都与千万片雪花汇合,融成无知的纯白。这个梦,让我对即将告别的阿勒泰,眷恋如薄雾漫上心头,不惊不扰,却挥之不去。

天亮时,雪停了。阳光如金线,一丝丝铺在雪原上,映出钻石般细碎的光点。我独自站在无边的白里,忽然懂得古人为何总爱在雪中寻找归宿——柳宗元“独钓寒江雪”的孤高,张岱“上一白”的苍茫……而在阿勒泰,我见到的是历史的层叠、文明的交响,以及生命本身的柔韧。雪光由白转蓝,静默发光,宛如内含幽光的玉石。天地界限消融,我仿佛站在天地初开之前的虚空里,孤独,却带来奇异的安宁。在这广至静空的时空里,所有社会赋予的身份、俗世积压的烦忧,都失去了重量。我只是一个人与山、与树、与静静飘落的雪共享这一刻寂静的纯粹生命。

归途的雪,是那样静,仿佛我从未去过,世界也从未被打扰。阿勒泰的雪与雪,像一个会自我愈合的生命体——它慷慨地接纳每一个闯入者,包容所有的凝视与遐想,又在人离去时,不落痕迹地抚平一切,恢复那亘古的完整。

快要上车时,老牧人匆匆起来,将一块白色石头塞进我手心,石上还留着他的体温,一份来自这片土地的朴素祝福。车子启动,后视镜里的阿勒泰渐渐远去,重新缩成白色的梦。我握紧手中带温度的石头,忽然明白:阿勒泰的雪,从不曾覆盖什么;它只是温柔地提醒每个路过的人,在这苍茫天地间,什么是瞬间,什么才是永恒。

车窗外,雪又开始纷纷扬扬,恰在我留恋无处安放之时。那些纯净的结晶,轻轻落入历史的长河,落进文明的记忆,也落进每一个过客柔软的心脉。它似乎什么也不说,却仿佛说尽了一切……



蛮荒的 静海

◎刘妍

短命植物随着一阵又一阵的秋风,渐行渐远。来不及说声告别,便头也不回地隐入萧瑟。昨天仍青碧的苔藓,今天已染上枯黄。挥挥手,带不走一片云彩,再见,只能是来年。踏入这片土地,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蛮荒。低矮、稀疏,点缀在戈壁上的荒漠植物,若隐若现,似有还无。这光秃秃天地间的点点生机,在生长、在灭亡、在反抗,于四季轮回中周而复始。

北疆这片形如三角形的特殊地区,名曰“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”。保护区总面积近1.3万平方公里,成立于1982年,地处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东缘——乌伦古湖南、北塔山以西,将将军戈壁以北,横亘于盆地荒漠的山岭之间,横跨福海、富蕴、青河等六县市。我从未想过,有一天会走进如此辽远的蛮荒之地。

同行的海鹰老师,眼前的一草一木都是他的宝贝,正滔滔不绝地介绍着。我耐心听着,却没有能入心入脑,试图望穿这无尽的荒凉,终因力所不及只好作罢,一屁股坐在了戈壁滩上。这随性的举动,引来同行动植物学家们的一阵欢笑。我抬头,望向蓝天白云,想必天上的朵朵云彩也在跟着浅笑。

起伏的山、戈壁与草原,宛若人体的肌理,细看便如生命起伏的呼吸。夕阳的余晖洒尽最后一丝气力,铺洒在茫茫戈壁与无尽的大漠静海中。盘羊、黄羊、野骆驼、蒙古野驴、普氏野马等,俨然这里的主人,肆无忌惮地奔跑,毫无征兆地掀起阵阵沙尘。金雕、红隼、大鸨等飞鸟与沙鹀等小动物,穿梭在戈壁乱石丛中。天上飞的、地上爬的、土里钻的,动植物的世界远比想象中有趣、丰富。荒漠植被与史前化石,是科学家的心肝宝贝。他们忙于采集、封存。看着众人忙前忙后的身影,我想搭把手,有心却无力。

夜的大幕拉上了。白天闹腾的动植物,会随着大幕闭合而静谥吗?非也。此时,一场跨界狂欢派对正在精彩纷呈地上演。

普氏野马的毛色呈浅棕褐色,颈短头大,鬃毛短硬,额前缀着一撮白毛,健步如飞,性情略显暴躁。即便个性再桀骜,在群居生活中,领头的雄性野马始终走在队伍最前端。它头颅高昂,身姿挺拔,那份气势与风度,宛若将军般令人感叹。再倔强的生命,也自有其群体中的默契与退让;再荒芜的野生世界,也蕴藏着反抗的力量。无声的坚守,对抗中的韧劲,植物动物如此,人亦如此。不到卡拉麦里,难感蛮荒之下的静谥深邃;不到卡拉麦里,难察自身认知的局限。不立于天地之间,便难以自觉个体的渺小与无助。

植物、动物与人,共同存在于静谥的沙海。我们既在抗争,也在适应,既短暂,又永恒。黑夜中涌动的神秘力量,激励着一切生灵的斗志,茫茫浅雪中,一行动行深踩下去的脚印,是灵魂的悸动,更是向阳而生的昂扬斗志。



成语的困境

◎杨建英

前不久,我与从本地走出去的散文大家探讨文学写作的相关问题。她坦言:“写作是件需要踏实较真的事儿,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。”接着,她非常严肃地指出了我的症结——爱“偷懒”,习惯堆砌成语。起初我确实不以为然,直到仔细研读其作品,再对照自己的文字,才发现问题确实不容忽视。比如写晴朗的早晨,我会用“风和日丽”“阳光明媚”一笔带过,而她从不这样敷衍。风如何“和”,日怎样“丽”,阳光如何“明”又怎样“媚”,她都会以细腻笔触铺陈细节,写得真切可感。这般描写堪称妙笔生花,读来令人由衷叹服。

看似我在指摘成语的不是,实则不然。文学的核心在于创造和创新,这正是“创作”的本义;而文化的意义,在于传承。成语作为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瑰宝,历经数千年积淀,承载着古人的智慧、情感与价值观。中国成语数量逾五万,韩愈一人就创造了两三百余个,柳宗元贡献了八十多个,王勃一篇《滕王阁序》更催生了四十余个——这些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宝藏。即便当代语言环境已然巨变,成语依然以其独特魅力,在诸多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成语是文化传承的核心纽带。每个成语背后,都藏着一段历史故事、一个哲学道理或一种生活感悟。“卧薪尝胆”不仅展现坚韧毅力,更传递出困境中不屈不挠、奋发图强的精神;“因材施教”则凝聚着先贤智慧,体现了个性化教育的先进理念。这些文化肌理通过成语代代相传,成为连接古今的精神纽带。

成语也是精准表达的高效利器。在日常生活交流与写作中,恰当地使用成语能让表达更凝练生动。相较于普通词汇,成语往往以寥寥数字承载丰富意蕴与深沉情感。同样表达“逆袭”之意,在不同语境中可选用“反败为胜”“卧薪尝胆”“后来者居上”“东山再起”;“剑舟求剑”道出固守传统的局限,“浮光跃金”绘出水面光影交错的美景,“上善若水”传递柔而不屈的处世智慧,“莫须有”则瞬间勾连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

然而现实中,许多网络热词正不断挤压成语的生存空间。在网络语境里,所有痛苦被简化为“emo”,一切称赞都归于“666”。我们为何越来越趋之若鹜——这背后是“语言浅薄化”的普遍现象。当所有人都用“破防”来表达感动、悲伤、震撼等截然不同的情绪时,交流的精度与深度便大打折扣。长此以往,人们的词汇量会不断缩减,逐渐丧失精细化描述感受的能力,甚至沦为精神层面的“空心人”。细究起来,成语何尝不是古人的“热搜”?它们凭借信息的密度、语言的美感与文化的厚度,历经时间筛选仍在流传,其生命力远超过当下转瞬即逝的网络热词。

成语更是教育启地的生动教材。许多成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与道德准则,能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。“诚实守信”是立身之本,“见义勇为”是处世之贵——这些精神内核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,能唤起人们的正义感与责任感,推动文明进步。因此,在当代语境下,成语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、精准的表达效果与教育启迪作用,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我们理应重视成语的学习与传承,让这些古老智慧在现代焕发新的生机。

当然,文学创作另当别论——那位散文大家的提醒确有道理:创作中慎用成语,多以具体体悟生发与自然,用独特笔触勾勒专属体悟。临了,就散文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,我想以一句恰如其分的赞美作结——这无疑是一句“至理名言”。

她这辈子没享过一天福,没能看到现在生活富足的我们,也没能看到下一辈的成长。可她教会我们的勤劳、坚韧与善良,早已融入血脉,成为我们面对生活的底气。这份爱,如同戈壁上的星光,穿越尘埃,依旧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

日子

要靠双手撑

◎孙凤兰

我们生活在一个小县城,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。父亲是木匠,手艺精湛,常年跟着施工队在外奔波,家里大小事务,全由母亲一人操持。

母亲没念过多少书,却把“日子要靠双手撑”刻进了骨子里。除了照料全家起居,她还跟着同乡去挖石头、捡麦穗。那些袖口磨破又层层打上补丁的土布衫、沾满尘土的千层底布鞋,都是她为生计奔波的印记。

那对物资匮乏,凭票供应是常态。供销社里的鲜肉、面粉常常紧缺,粮油布煤都需按户定量申领。为了我们,她省吃俭用,攒下钱票换回一头小牛。她的肩上,从此又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担子。

戈壁上草料稀缺,骆驼刺、苜蓿这类耐旱的草木,得走远路才能寻到。天还不亮,母亲就背着半人高的麻袋,在朦胧晨光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路。带刺的枝干在她手背划出横七竖八的血痕,结了痂又裂开,她却从不在意,只是仔细地把草料铡碎,拌上从口粮里省出的玉米面,小心翼翼地喂给小牛。

天寒地冻的冬日,简易的棚圈四面漏风,母亲半夜总要披上那件旧棉袄起身添草。她的膝关节因常年受寒落下病根,每一步都微微跛行,雪地上的脚印深深浅浅,印着她对这个家无微不至的牵挂。

逢年过节,母亲会把手抓肉炖得酥烂,香气四溢。馋嘴的我们围坐在一起狼吞虎咽,她却继续在灶台边忙碌,挑最嫩的肉块往我们碗里夹。后来我才知道,那些年父亲的工资常因工程结算延迟而拖欠,家里的口粮仅够糊口。母亲养的牛羊,成了我们最珍贵的补给。那一缕肉香里,藏着她无声的隐忍,是贫瘠岁月中最温暖的馈赠。

最难忘的,是我上初中的第一个暑假,跟着母亲去戈壁深处挖石头的经历。那时县城修路,盖房都需要石头,挖石头是实打实的力气活。上世纪70年代,一个普通工人月工资也就四五十元,母亲挖石头一天却能挣到六七十元,这对拮据的家庭来说,是一笔不小的补贴。出发前,她把刚蒸好的馒头、新采摘的西红柿塞进我的帆布包,又灌了满满一壶凉茶水,反复叮嘱:“别乱跑,戈壁上容易走丢,跟着大人的脚印走……”

正午的戈壁像个巨大的火炉,太阳炙烤着大地,脚下的石子烫得能煮熟鸡蛋。我们挖石头的地方在一处陡坡下,母亲抡起铁镐不停地砸向岩层,汗水顺着额头淌下,浸湿了衣襟。我学着她的样子用手铲子刨石头,没一会儿就气喘吁吁,手心也磨出了红印。午饭时,母亲打开帆布包,馒头已被晒得干硬。她渴得嘴唇干裂起皮,却把水壶先递给我,自己则拿着硬馒头走到不远处的小溪边。馒头吸饱水慢慢变软,她勉强成团,连粘在指尖的面屑都舔得干干净净,生怕浪费……那一刻,看着她布满老茧的手、被风吹得黝黑的脸庞,我突然懂了一——母亲泡在溪水里的不只是馒头,更是生活的艰辛,是她对我们沉甸甸的爱。干粮泡水是那个年代许多人共同的记忆,是一代人在贫困中挣扎的印记,也是母亲们为家庭默默咽下的苦。如今再踏上那片戈壁,小溪依旧潺潺流淌,却再也见不到那个为我递水壶、泡馒头的身影。

母亲的手,是记忆中最清晰的画面。那双手曾经纤细灵巧,却因常年操劳,喂养牲畜、抡锤挖石,变得粗糙、黝黑,关节肿大,屈伸都有些困难。可她,从没因疼痛停下手里活计。

每个清晨,母亲总是家里最早起身的人。她用手握住滚烫的锅铲,翻炒时要格外用力,胳膊肘都跟着微微颤抖,可饭菜总能准时端上桌。馒头蒸得松软、辣酱炸得香浓,就连简单的凉拌黄瓜,也要切得粗细均匀,撒上蒜末和醋,再淋上热油提香,处处透着她的细致与周全。

一次,我见她切菜时手指突然僵硬,菜刀差点滑落。她赶紧用另一只手按住手腕,眉头紧锁,缓了好一会儿才继续,随后若无其事地问我:“想啥呢,妈给你做。”

白天,她要打理里里外外的杂活:喂鸡喂牛、洗衣种菜、收拾庭院。父亲不在时,修补院墙、整理牛车这些重活,也都归她一肩扛下。打草时,弯腰弓背对她来说格外吃力,膝关节不能长时间弯曲,她却咬着牙一点点往前挪,汗水浸湿衣襟,也只是用袖子随意擦一擦。

傍晚收工回家,她还要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。那时日子紧巴,衣服都是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哥哥姐姐的衣服小了就给弟弟妹妹穿,补丁摞补丁是常事。印象中,阴雨天是母亲最难熬的日子,潮湿的空气让她的关节更痛了。她坐在土炕上,用热水袋敷着膝盖,手指戴着顶针,依旧在为我们纳鞋底。昏暗的光线下,钢针带着麻线在厚实的鞋底上来回穿梭,发出轻微的“沙沙”声。我躺在床上忍不住问:“妈,你疼吗?”她摇摇头,连忙说:“这是老毛病了,不碍事……”可我分明看见她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,那些细软的布鞋,鞋底厚实,针脚细密,穿在脚上暖和又舒服,陪我们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风雪弥漫的冬天,走出了一段又一段艰难的日子。

2004年夏,母亲走了,终究没能熬过病痛。母爱,就像戈壁上的胡杨,在贫瘠与风沙中顽强生长,不张扬,却无比坚韧。那些省吃俭用的坚守,带病操劳的温柔,刻进时光的付出,都深深烙在我们心底,成为永恒的印记。

她这辈子没享过一天福,没能看到现在生活富足的我们,也没能看到下一辈的成长。可她教会我们的勤劳、坚韧与善良,早已融入血脉,成为我们面对生活的底气。这份爱,如同戈壁上的星光,穿越尘埃,依旧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

妈,在那边还好吗?我们都很想您!